

蝴蝶岛的树

黄昏刚刚临近的时候，海水立即浸染了落日的金黄，显得无比温柔。

在温柔的背后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岛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应该是蝴蝶们的天堂。岛上的人不多，除了蓝色的大海，整个岛屿几乎被绿色笼罩了，一片连着一片，虽然是暖冬了，树却依然像是在春天里，尽情地摇曳着当初的憧憬与渴盼。在满眼绿意的缝隙间，成群结队、前呼后拥的蝴蝶们纷飞停停，相互打着招呼，在无言中顺便展示一下妩媚的飞翔和生动的舞蹈。因了这些悄无声息的美丽，忽然间，有些寂寂的岛上就有了生气和律动。

几年前的冬天，我去过那个岛上。那天去接船的虽然是我一个当兵的老乡，但是从未谋过面。船刚刚靠岸，我就看见了他们，因为在岸上，只有两个当兵的人站在那里，一前一后，表情严肃。上得岸来，不用多问就一眼识别出了对方，一阵寒暄过后，便沿着一条羊肠子小路向绿色深处走去。其实，所谓的岛也就是几块巨大的石头。老乡走在前头，我初来乍到，有些拘谨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就东张西望，一会儿看看远处泛着金光的海面，一会儿瞅瞅我身边那个一声不吭的小战士。

走到了羊肠子的终端，就到了岛上的兵站了，原来，兵站就建在盲肠里。

站在盲肠上，目光越过一片树林就能够看见大海，它们呼啸着，翻滚着，向我一阵一阵地赶来，像一堵黑色的墙，轰然倒下，重重地砸在沙滩上的那片树林里，大树紧紧地抱作一团，随着海浪的退去，立即又站了起来。

我禁不住问：那是什么树？小战士答：黄槿。黄槿树沐浴在正午的阳光里，与海水咫尺遥望。在海浪声中，蝴蝶们开始翩翩起舞了。我们也在一片酒令声中，十分庄重地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。

随后我借口去上厕所，拿了钓具就往海边跑去，穿过一片丛林，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我的去路，左看右看，必须要翻过这块石头。海，就在石头的那一边，我似乎听到了石斑鱼的呼唤。我拎着钓具开始往石头上爬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领悟了弗弗耶斯推巨石上山的含义。

“这样不行的，你要脱掉鞋子才可以。”后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

我扭头一看，正是那个不爱说话的小战士。他什么时候跟了过来，我一点都没察觉。“一个人钓鱼很危险，海边的石头容易打滑，掉下去就不见人了。”别说是海边的石头，就是眼前的这块石头都让我爬得气喘吁吁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小战士脱掉脚下的凉鞋，三两下就到了石头上，然后示意我照他的方法去做，果不其然，我将鞋子脱掉后顺利地攀上了石头。我问他你怎么爬得这么快，他连想都没想，说：“这算什么，小时候我常常光着脚上山割猪草，不信你看。”说着就将脚伸到我跟前，那哪是脚啊？活脱脱像两块石头。正当我歇息的一瞬间，小战士早已下到了海边，大声叫喊着，还有一个劲地冲我摇着手里的那双凉鞋。

清爽的海风沿着光滑的石头卷了上来，吹拂着我有些发晕的脑袋。后来在海边同他一边钓鱼，一边聊天，才知道他是一个四川兵，刚来部队时，他就在这个岛上的连队养猪，一养就是三年，现在他是连队的文书，业余时间还自学了电脑和电器维修。我问他学这些干什么？他一脸灿烂地笑着说：“那你就不懂喽，回家后我就不养养猪喽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钓鱼，一直到太阳浮在了海面上才起身往回走。我们没有沿来路走，而是跟着他走进了那片黄槿树林。黄槿树相互缠绕，一棵紧抱着一棵，顽强地迎着每一次海浪的侵袭。“如果我们像黄槿树就好喽，什么都不怕喽！”小战士突然说道。

这个时候风平浪静，蝴蝶们也不知从何而来，它们在黄槿树的缝隙间做着最后的舞蹈，凄美的背影渐渐地滑过了海面。我们同时走在这个背影上，慢慢地，这个背影就幻化成了一轮清冷的月亮。黄槿树是以一种在不被人所瞩目的背景下屈从着的，可是一直以来，却跟人们的生活记忆紧紧相连，我想这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意取代的。

果然，等我们爬到盲肠的时候，一轮月亮亮在了天上，银子般的月光在海面上荡漾，静静地、孤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嫦娥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常常也有月亮升起。

月亮上有大海吗？我悄悄问自己。一晃好几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那个小战士是不是已经复员回了四川老家，或许已然留在了这个有些安静、有些喧嚣的城市，但不管怎样，我相信，他的那双走过黄槿树林的石头般的脚，能够让他走出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

草木的颜值

吴 霞

老家院墙根下，总有几株凤仙花开得不管不顾。外婆说这叫“指甲花”，夏夜里掐几朵肥厚的花瓣，拌上明矾捣成糊状，敷在我指甲上，用扁豆叶子裹了，线绳缠紧。第二天拆开，十个指甲盖便染上了橙红或粉紫，亮得像嵌了小玛瑙。那时觉得，这就是草木顶好的颜值——实用，又带着点女儿家的俏。

后来搬到城里，阳台窄得只能塞下两盆薄荷。起初它蔫头耷脑，叶子蜷成小拳头，我每日浇水，它才慢慢舒展开。新叶边缘带着细绒，摸上去像婴儿耳垂，阳光一照，叶脉里的绿就淌成了河。有次熬夜写稿，摘片叶子揉碎了抹在太阳穴，凉丝丝的气味钻进鼻腔，竟比咖啡还提神。这薄荷的颜值，藏在清苦的香气里，是懂人间烟火事的。

巷口有棵老槐树，树干皴裂得像老人的手背，枝丫却泼泼洒洒伸得老远。春天开花时，满树都是雪似的穗子，风一过，落得地上像铺了层碎玉。我总见楼下张奶奶搬个小马扎坐在树下，捡拾落花。她说槐花能蒸着吃，也能晒干了泡茶。“你看它开花时闹哄哄的，谢了就安安静静躺着，”她捏起一朵放在掌心，“可这树皮糙得很，虫子都不爱咬，反倒活得久。”原来草木的颜值，未必都在光鲜处，那身皱巴巴的“旧衣裳”，说不定是自带的铠甲。

去年梅雨季，阳台角落冒出一株野蕨。没谁播种，许是风捎来的孢子，竟在瓷砖缝里扎了根。它的叶子是蜷曲的，像握紧的小拳头，每天舒展一点，最后变成修长的羽状。雨水顺着叶尖滴落，砸在水泥地上，洒出小



山海翁桂涛摄

◇信笔扬尘

唤风的日子

傅中平

儿时，我和弟弟妹妹在户外凉床上乘凉的时候，母亲总为我们唤风。

母亲唤风的声音抑扬顿挫，像是唱着一首低回婉转的咏叹调：“哦——哦——哦——”那音节或长或短，音调或高或低，在广袤的宇宙间飘飘忽忽。我总感觉，母亲那声调像是在与风婆婆对话，既有恳求，又不卑不亢。仿佛在说，我的孩儿需要一些风，风婆婆，您就满足了他们吧——

母亲自己是不奢求风的。只要有一把蒲扇，她便过得了夏天。而很多时候，母亲的那

把蒲扇并不是给自己摇的，而是把清风留给了我们。我们非但不能领会母亲的好意，反而嫌弃母亲摇来的是“人造风”，哪有自然风凉快呢！我们便哼哼唧唧烦躁不安，怎么不起风啊！母亲听了，便开始为我们唤风。

风可以唤得来吗？母亲说，只要风婆婆听见了就会来的。

唤着唤着，我看见枝头的树叶果真摇动起来。“风婆婆听见了，风婆婆送风来了——”我高兴地拍巴掌叫喊着。那风吹在身上可真是一个爽啊！仿佛吹走了郁积在心中

小的湿痕。我从未给它浇过水，它却长得比精心伺候的多肉还精神。有天见它对面的墙缝里，竟也钻出了一星嫩绿——原来它悄悄撒下了孢子。这不起眼的野蕨，倒比那些娇贵的盆栽多了几分侠气，不挑地界，落地生根，把“颜值”活成了生命力本身。

秋深时，楼下的梧桐开始落叶。起初是边缘泛黄，渐渐整片叶子都成了金褐色，风一吹，晃晃悠悠打着旋儿往下掉。清洁工阿姨扫落叶时，总会留下几片好看的，夹在单元门的玻璃缝里。她说：“这叶子脉络清楚，像画出来的，留着看看，比买的贴纸强。”我蹲下来细看，果然，每片叶子的纹路都不一样，有的像掌纹，有的像河流，叶梗上还留着被虫蛀的小洞，反倒添了几分生动。原来凋零也是一种颜值，带着岁月的痕迹，坦荡得很。

此刻窗台上的薄荷又抽了新叶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我伸手碰了碰那片最嫩的叶子，它颤了颤，仿佛在回应我的触碰。原来草木的颜值，终究是要用心去读的，读它的生长，读它的呼吸，读它与人间烟火缠绕出的那些温热的故事。

砸鸭子

张爱国

夏日的早晨，金光满地。

我站在大树下，眼巴巴地看着小松他们在弯塘边快乐地玩耍。他们时而捞起一把浮萍相互抛砸，时而用树枝在水里钓虾米，时而绕着堤岸一阵疯跑。

我羡慕得要死，真想加入其中，但四年前的情景又倔强地冒出来：那天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弯塘边玩，不知谁将小江家一只小鸡丢进水里淹死，却对小江妈说是我做的，于是小江妈拉着我去找我母亲。结果，我不仅挨了母亲几记重重的巴掌，还收到不得再与小伙伴们玩耍的命令，更严重的是，母亲重重的巴掌和骇人的气势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，出现在噩梦中，怎么也挥不去。

当这一连串镜头再次在眼前放过后，我蠢蠢欲动的心立即平静了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就听小松在喊我：“小芳家鸭子又在糟你家浮萍了。”我的火气“腾”地蹿上来——昨天，因为她家鸭子糟蹋我家浮萍，我妈还和她妈大吵一顿。

我跑去看，小芳家那只鸭子正在我家浮萍间肆无忌惮地拍打翅膀，直打得浮萍叶四下飞溅。我大叫着，跳着，跺着脚，拍着屁股。它却越发放肆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“这样没用。”小松说着就捡起一块瓦片砸过去，鸭子一惊，“嘎”一声跑了。

我又要离去，可那只鸭子又来了。我捡起一个比玻璃弹子大不了多少的土块砸过去。我的眼线太差，土块落在鸭子一丈远的地方。鸭子毫不在乎，继续放肆。我又捡起一个小土块要砸，小松却说：“就你这眼线，还用那么小的？用大的！”

“就他那只猫胆子还敢用大的？”小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捡起一块比我手掌还大的瓦片，递到我面前，不屑地说，“你要是敢用这个，就算你有种。”

我的脸挂不住了，一咬牙，夺过瓦片，砸向那只欺人太甚的鸭子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瓦片不偏不倚地砸上了鸭头。鸭头一耷拉，没入水中，身子却在浮萍间快速地打转。

“快！快下去捞上来。”小松焦急地说，“不然马上就淹死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？是她家鸭子找死，糟你家浮萍。要是我，早就把它砸死了。”小江见我真要下去，拦着我，冷笑着说，“怪不得都说你是胆小鬼，长大只能讨猪八戒妈做媳妇呢……”

“你才讨猪八戒妈呢！”我推开小江，大声地说，“我才不捞呢，我才不怕呢！”

很快，鸭子扑了几下翅膀，不动了。小江一看，撒腿就跑，还大叫着：“小芳小芳！有人砸死你家鸭子啦……”

不远处墙脚下看书的小芳跑过来一看，“哇哇”大哭，指着呆若木鸡的我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妈是饶不掉你的……”接着就号哭着疯一般地向家跑去。

我知道出了大事。小芳家很穷，她爹肺病咳已卧床一年多，她妈就靠这只鸭子下蛋给她爹补充点营养。现在鸭子被我砸死了，她妈能饶掉我吗？何况，她妈和我妈昨天还大吵了一架，她妈能饶掉我吗？我妈又能饶掉我吗？我想跑，可不知道能往哪里跑。怎么跑也跑不出我妈的手掌心。我呆呆地站着，看着那只死去的鸭子，真希望它能活过来。只要它活过来，它想怎么糟蹋我家的浮萍我都愿意，叫我死我也愿意。

小芳妈来了，是跑来的。她连鞋都没脱就跳进水里，抓住鸭子的双腿，抖动着，再按压鸭子的胸脯，可那只鸭子就是不活过来。小芳妈的脸变了形，泪水也“哗啦”流下来。

我不知道我的脸是否变了形，只知道全身颤抖得厉害，心脏“咚咚咚”地要跳出来。

小芳妈终于放弃了努力，提着鸭子，看着我，向岸边走来，向我走来。

上了岸，她把死鸭子往我脚下一丢，声音颤抖：“你你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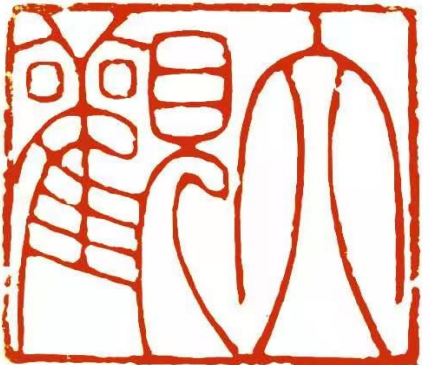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，我……”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只知道说什么都是徒劳，只绝望地看着她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小芳妈忽然语气轻柔，“你别怕，别怕，我不怪你，不打你。”

我懵了，不知道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竟不由得更加颤抖起来。

“娃啊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婶婶知道，我家的鸭子，是自己掉水里的，自己淹死的，不是你砸的，不是你砸的，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……”小芳妈擦一把眼泪，又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，“我不会对你妈说的，你不怕啊，不怕……”

我的泪终于决堤般地涌出来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